

工商界名人

陶子厚篤厚興業

● 郎萬法（大學教授、會計師）

拜年會面變成永訣

今年（一九九九年）正月初六陶子厚先生，電話向筆者拜年，初七本人到陶府回拜。陰曆正月十九陽曆三月六號，早晨接到周孚厚兄電話說：「告訴你一個不幸的消息，陶先生走了。」驟聽之下，一愕。

接著我說：「十幾天前去看他還好好的，怎麼突然大變！」周兄說：「聽說元宵節三月二號那天摔了一跤，住院開刀接骨，一切順利，三月五號有點氣喘，醫生代為加裝氧氣，較為舒適，並不嚴重。不料下半夜三點鐘，醫生宣布危險，馬小姐在醫院打電話回家告急，兒女都趕到了，沒多久就斷氣了。」

當天八時得到噩耗，十時許就到達陶府沾香帛祭，並問傳正世兄準備何日開弔

。決定當月十二日上午在第二殯館公祭然後火化，靈骨葬在白丁農莊，不收禮不發訃聞，一切從簡。因為大壽剛過，不好再打擾大家。旋問及有無遺囑，若無遺囑，草草了事，可能會遭物議，以陶子厚先生社會聲望，起碼亦要登報週知。

陶子厚先生溘然逝世，正確時間是在三月六號晨光熹微中，四點五十分與世長辭。陶子厚山東蓬萊人，歲次庚申民國九年陰曆十二月十三日生，生肖屬猴，己卯年陰曆正月十九日歿。享壽八十歲，豁達

來，磊落去。算是瀟灑走一回。不過，在現在社會衛生保健條件下，八十歲，還不算耄耋。雖然人生仇敵是光陰，也不該叫這位亦莊亦諧，多采多姿的陶老闆八十歲就走，在台山東幫工商界還需要他指導，台灣政治環境還需要他諫言。正月初七，

我到陶府拜年，我們一小時對話，已成永訣。

個性爽直快人快語

整體來說，他留給人們的懷思，不勝枚舉，他能慷慨濟困。例如，在他機構供職人員，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向他報告喜訊，他能臭罵一頓，問人家憑什麼要結婚，你有錢嗎！罵完了，他會開支票拿出一大筆錢，給這位置辦新居，也許這就叫打是親罵是愛吧；他也會義正詞嚴在官商國是研討會上，斥責政府首長，處理不當，大家也只好若無其事，如儀聽訓。過後他會東邀會餐一次，以解前愆；他也肯有求必應甚而毛遂自薦，替人家排難解紛，在兩造據理力爭，不可開交時，他會左批右評大罵一頓，最後，雙方心甘情願照他

的指示辦理，一笑泯恩仇。曾經在開心場合，他半開玩笑的對我說：「好郎，你不要教書啦，也不要做會計師，乾脆咱倆開設一家專辦紅白喜喪兼營解決爭端事務所，叫季仲玉、孫日昇文武二將也加入。」雖然是幾句笑譚，也可以看出我們之間臭味相投。

相師直斷初聞其名

民國四十一年元月，筆者自香港渡海二度來台。經畏友戚光烈先生介紹，在金甌商校任教。爲了彌補家用，在學校降旗後，再到同鄉王子和、孫延慶、楊啓明諸先生投資經營的染料公司慶和貿易行，擔任會計工作。下班記賬與稅務機關上班查賬，二者背道而馳，自然引起困擾。面對事實，只得請公司另請高明而脫離慶和，稍後也離開金甌。未幾，改到法商學院任教。在民國四十六年又協助包德明女士創辦銘傳商專，旋又在省訓團、政大、輔仁兼課。雖然爲生活號呼奔波，倒也習以爲常。迨至民國四十七年，慶和決定與福華毛紡廠老闆黃君道以及中本公司總技師王漢三等籌設信華毛紡廠，約定生產技術歸王漢三與福華主導，業務行政由慶和公司

管理。慶和老闆們認爲茲事體大，必須有專業人員負責財務，於是慶和孫延慶掌櫃，移樽就教，找到寒舍來，動之以情，邀我加入經營行列。待遇相當優厚，相對條件，必須辭退所有教學工作。好在暑假課業告一段落，不妨試試。並替信華招兵買馬，物色會計班底，展開籌劃事宜。由於這是徹底改換工作環境，是老是壞，不免心存猶豫。一天，偕拙荆到台北圓山動物園旁，隱叟相館，請館主指點迷津，端在詢問改行轉業好與不好。卜卦看相之後，不料對方聲稱：「不是好不好，而是不成，不可能轉業。」本人回應：「已開始轉業上班，怎會不成。」但這位隱叟斬釘截鐵，仍稱：「不是好不好，根本不成，一個月內見分曉，否則，可以來砸招牌。」話不投機，南轅北轍，只好悻悻然付錢走路。未過半個月，慶和孫延慶先生，私下對我宣稱：「真對不起，由於福華老闆黃君道變卦，一言難盡，我們只好另請陶子厚加入投資。但，陶先生條件，他作董事長，一切得聽他指揮，原有工作人員，一律解雇，否則不幹。原先敦請你來，現在又叫你走，出爾反爾，真不好意思，這也是無奈。」本人立刻安慰孫掌櫃說：「孫

先生不必懊惱，這是命該如此，上星期去看隱叟占卦算命看相，他硬是說不會成。起初我還不信邪，照你這一說，證實隱叟說的對。命中七尺，難求一丈。」稍後，大概經孫先生說明原委，陶子厚先生轉請孫先生送我五萬元束脩，名義是爲信華同事，劉光堯、姜衍德，王不仕三位先生，假工作之餘，夜間跟我本人補修成本會計。這是應景，實際用爲補償內疚。從此，本人才聽到陶子厚大名，領略到陶先生的豪情與霸氣。因爲五萬元，在當時不是小數。我也開始相信命運，真所謂「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工商事業二十餘家

信華成立前後的陶老闆子厚，三十八、九，四十上下歲，正是日正當中，意興風發的當口。他轄下擁有同仁商行、豐昌五金行、雙錢牌國豐麵粉廠、國豐漁業公司、國豐機械廠、國豐飼料廠、國豐畜牧廠、新貿企業公司、信華毛紡廠、益邦合成皮廠，還有白丁山莊與花蓮農場。以現在新名詞說，應該稱之謂陶子厚國豐集團。另外，還有如：孫日昇的同順與隆順、萬殿文的萬順、張蔭橋的集豐、王介芬的

中鼎豐、李純敏、韓雲亭的義隆、張惠吉的志銘等等，都由他帶頭號召，鼎力支持。這種只拿錢不管事的字號，屈指計算，幾乎不下二十餘家。舉一反三，看出他熱心助人的風範。當其時也，真是陶子厚鼎盛春秋，在台灣的山東幫工商界，確實是家喻戶曉，呼風喚雨的人物。同鄉親故，若有閑錢，總是想盡辦法託人，一定存到陶子厚名下，才安心。他逝世公祭那天，有幾位朋友，情不自盡，相互感歎的說，自民國四十五、六年到民國六十幾年，這一

東同鄉會等單位或理事長或常務理事。但不管你是誰，老大也好，老二也罷，誰都得聽他的。說也怪，有些人真讓他三分，也真是怕他。另外，他還是市黨部委員、各公會小組召集人、扶輪社社長、京戲票房顧問。

理紅事嘻嘻哈哈可以，調解吵鬧鬧的事，還未等人家怎麼樣，事情尚未弄平，我先伸了腿。不行，我看你還是去找子厚吧。無奈，硬著頭皮，只好遵命去找陶子厚。陶先生一諾千金，很快就把事情擺平。從此，我本人才認識了陶子厚先生。所謂：「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如願得償。他也對我另眼相看，惺惺相惜，彼此關懷，不時向山東企業鉅子，舉薦我這位初生之犢的會計師。如：六合的宗仁卿、潤泰的尹書田與尹復生、華竹的張東甫、澤豐的沈秉鏢、忠誠的孫樹都、天衣的張偉勳、同順的孫日昇等，都是經過陶子厚，在各種不同場合，很自然的情形下，介紹熟識。而相互之間，彼此隨緣，承情借重，也逐漸都成了莫逆。魚幫水，水幫魚，一而十，十而百，我的社會關係，也逐漸更上層樓。陶老闆用心良苦，旨在替我拉生意，用為展開會計師業務。當然他的信華與國豐，也都成爲是我的客戶。這中間陶老闆爲了秤秤我的「斤兩」，倒底有沒有幾把刷子。藉著他是進出口公會常務理事名義，到附設基金會稅務會計班，以督學視察姿態，聽我講述租稅規畫與行政救濟，一聽三小時，大上其癮

、二十年間，是陶子厚巔峰時期，嬉笑怒罵，收放自如。也是他開始不務正業，整天結交黨政權貴，雖然領袖群倫，但對自己所有事業，卻漫不經心，任由下面人隨意擺佈。隔三岔五又叫我們這些凡屬他支援的企業負責人，集體晉見，像上朝見皇帝一般，都站著聽訓。

當時山東幫有票房，他跟賀膺才、賈紹先、王君志，合稱謂四大金剛。他每天東走西逛，開會視察，儼然一副社會賢達派頭。不管新聞記、國大代、立監委、產官學、黨政軍，都有往來，而且關係很好。可以說上下通、南北合，光彩集於一身。真有點像吳佩孚，吳大帥五十大壽，康有爲送的名聯「百歲功名才半紀，八方風雨會中州」的氣勢。

前面說過，在信華毛紡廠籌備期間，本人只聽到陶子厚的大名，尙未得見廬山真面目。直到民國五十年我執行會計師業務之後，王子久先生委託我以友好身分，處理他與固力康財務糾紛案件時，自付人微言輕，恐怕不能勝任愉快，乃邀約于普天先生，從中帶頭說項。那知「于大普」用山東文登鄉音說：「我現在血壓高，辦

彼此相交點點滴滴

心血來潮，他又找些所謂專家學者，到各單位演講，我們這些老粗，鴨子聽雷，不聽也得聽，實際都在虛應故事。他卻自我陶醉，過足了一呼百諾的癮頭。

在公私社團方面，那時節，他擔任麵粉公會、漁業公會、飼料公會、工業總會、紡拓會、工商協進會、進出口公會、山

業興厚篤厚子陶

，並常來客串。事後，以開玩笑的語調問我：「你從那裡知道這麼多東西，怎麼早不告訴我！」我笑而不答。從此，我也成了他的班底，常常邀我到他的工廠演講。也照付鐘點費。此後，同鄉之間，大事小情，像：張偉勳、孫延慶與孫樹都、王志遠的糾葛，賀膺才與王亞民的分合，朱德生、陳濠川各自的財務清理，有陶老闆時，多半就有郎萬法，一搭一擋，像演雙簧似的，樂此不疲。雖然未增加本人會計師業務收入，卻贏得同鄉們對本人的繆愛。而陶大叔更不是為錢，都是由於情面與鄉誼所累，不得不俞允，出面代為折衝。不過有時也會主動帶頭，一馬當先。比方說，他能在本人小兒結婚時，屈就充當司儀。寒舍搬到郊區，他能向日本進口櫻花樹苗，替我點綴庭院。他大名子厚，待人也真厚。

陶老闆爲了進一步增加我的人際關係，凡是邀宴北方大老，如：秦德純、孔德成、劉安祺、張敬塘、項迺光、楊其銑以及各界名流，總是邀約本人敬陪末座。禮尚往來，附驥人氏，也請客作東，相互邀宴，時有聚會。有一次尹復生先生請客，飯後餘興，邀本人陪劉壽公（大家對劉安

祺尊稱）孔聖人（孔德成院長）打衛生小麻將，我們這位四星上將每摸一張，都要考慮半天才出手，有時再點上一支煙，思考半天，再喝一口茶，才能打出一張。大家痴痴在等，也不好講話。大有陪太子讀書的味道。

陶子厚是扶輪社社長，邀本人列席開會，一次兩次後，才恍然知曉，原來他有意介紹本人加入扶輪社，以便鴻圖大展。爰不得不趕快宣稱：「我已加入獅子會多年，不好喜新厭舊。」因而作罷。

他也是全國工業總會小組召集人，也拉本人擔任副召集人。每次開會陶主持人一本正經，振振有辭，講的頭頭是道。不信，就拿他的大作「白丁微言」來印證，真是一本文情並茂，導論精確的好書，不能說陶子厚不是天才人物。

財務危機很受困擾

因果循環，由於他既非池中物，商而優則仕，逐漸「不務正業」，才使信華、益邦一度發生財務危機。本人爲了感戴他多年錯愛，敬佩他爲人處世，於是，參加紓困行列，期間，看透人情冷暖，牆倒眾人推的情景。一天，在益邦開債權會上，

他老先生仍以當年聲望，自任主席，尙未說上幾句，台下債權人開始起哄，有些婦女，對著陶老闆，直接吐口水，又指手劃腳罵個不停。本人臨時被邀前往參加，看在眼裡，氣在心頭，不忍陶老闆受辱，乃自告奮勇上台，請陶子厚讓開，而由本人權充主席，同時，自作主張，提出償債辦法，苦口婆心與各債權人周旋，一場風波，總算大事化小。後遺症，反而落在本席身上，糾纏了好幾年，才算脫身。當天散會後，賀膺才與孫日昇兩位先生，異口同聲說：「神差鬼使，不知那陣風把你郎教授吹來，幸虧你即時趕到，否則，如何得了。」我禮貌了幾句：「獻醜！見笑。凡事只好一步一步來，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我難得對陶先生投桃報李。」塞翁失馬，若當年在信華不被他解雇，益邦債權會上，我也不敢，也沒有資格上台爲他解困。陰差陽錯，截至他逝世前爲止，他始終不知道他的朋友郎萬法，就是曾經被他解雇過的郎某人。人生契合錯綜複雜，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少小離家學徒生涯

民國二十三年，陶子厚十五歲就離開

父母，離鄉背井，遠赴邊外哈爾濱當小夥計學生意。哈爾濱是東北唯一大都市，俄國味道很足，夏天照熱，不過熱的時間很短，冬天則很冷，長時間在零下四、五十五度，真是滴水成冰的地方，也是磨練人的地方。五花八門，可以學好也可以學壞的地方。陶子厚聰明伶俐，虛心耐勞，肯用功，肯幹活，頗得同事大夥計憐憫與照顧。由於又很會長眼色，比方說，給掌櫃添飯；很會服侍人，比方說，給老客點煙倒茶；於是逐漸也得到掌櫃的青睞。每逢掌櫃們招待老客看戲，也總帶他隨身服務，由於常跟著老客聽戲，天長日久，耳濡目染，陶小弟也會順著鑼鼓點，跟著胡琴哼上兩句。來台後，興之所至，也常看到陶大叔，由宮慎之先生操琴，來上一段薛平貴武家坡。

在哈爾濱從掃地倒茶，打算盤照賬基層幹起，十年練達，鐵梁磨繡針，生意場中，得心應手，逐漸頭角崢嶸，業務方面也能獨當一面。長春、瀋陽、天津、上海、日本，買貨、賣貨，僕僕風塵，時有陶掌櫃身影，縱橫捭闔，跟大商號主事洽淡商機。進進出出，無往不利。由小夥計而大夥計，而三掌櫃。

投入虎穴義救老板

好景不常，勝利接收，國共戰爭，弄得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哈爾濱危在旦夕。於民國三十五年秋，陶子厚受命離開濱市，與眾家同事相率南逃，目標天津。那時節東北，已遍地烽煙。火車中斷，點線之間，時而國軍，時而共軍。一段搭馬車，一段要步行。爲了結伴相互照應，我們陶先生拿出領導才華，發號施令，儼然以隊長自居，進城化整爲零，出城集零爲整，約定地點，不見不散。餐風宿露，行行復行行，逃到四平街，已囊空如洗，不得不到處尋找親故資助，皇天不負有心人，千里跋涉，走了一個多月，終於到達天津，這也看出陶子厚堅毅過人的個性。一路上，學會了以偏方治腳泡，草藥治傷風。在台灣這些年，他曾告訴大家好多土法治大病。

民國三十六、七年天津吃緊，迫傳作義議和，陶子厚在天津的商號也受到威脅。又不得不另行打算，他先把家眷送回蓬萊，再從天津壓運部分物資來到台灣。抵台落腳不到一年，天津輾轉有信聲稱：「天津共黨幹部對大掌櫃不利，對大掌櫃說

：『你要減少痛苦，除非你把陶子厚從台灣叫回來，有個墊肚的，我們鬥爭他而不鬥爭你，否則非鬥死你不可。』請趕快回來救大掌櫃。」這真是晴天霹靂，千鈞一髮。不回去，共黨鬥爭手段，人所共知，每折磨一個人，都是半死不活，大掌櫃已大把年紀，必死無疑。若回去，自己脫不了，必會鬥死。在台灣的朋友，都認爲太危險，既然千辛萬苦逃出來，又何必再回去送死。明知山有虎，就不要虎山行。但陶子厚爲了道義，救大掌櫃，毅然決然要回去。朋友們送他歸去時，每位心情都有一「風蕭蕭兮易水寒」的味道。他回到天津之後，又展開江湖游俠手段，與共黨幹部虛與委蛇，拖延開鬥時間。先暗中護送大掌櫃脫離險境，再與幹部情商：「快要過年了，反正陶子厚跑不了，你們也要過個好年，等過了年再鬥，豈不一樣！」就利用過年當口，幹部鬆懈，他便回到老家，偷偷偕眷，吉人天相，轉輾又逃回台灣，重整他的事業。曾在好多年前，有我，也有進出口公會理事長蕭圳根，三人小吃，講完這段故事，我說：「這不是一般冒險犯難可比。這是視死如歸，義薄雲天的壯烈舉動。跟西安事變，戴笠去西安，想

用自己頭顱，換取領袖自由，是異曲同工，同樣偉大。」

再返台灣合作開廠

他再度回台灣之後，宏觀大局，自付不能單項只做進口五金生意。眼光放遠，認定民以食爲天。便籌劃創辦麵粉廠，先找土地，開始訂設備，蓋廠房、裝機器。在國豐麵粉廠，安裝機器與試車階段，由於外行人幹內行事，弄得七葷八素。周孚厚，滕志淳幾位老夥伴，都與他同甘共苦，不眠不息，日以繼夜，眼睛都冒火星，迨好不容易得到要領，試車成功時，已經筋疲力竭。可見創業維艱，跟一般納袴子弟講，等於對牛彈琴，可能一笑置之，不關痛癢。實際上任何事業，凡事起頭難，上天不會平白掉下餡餅，沒有白吃的午餐。「事非經過不知難」，可謂，言之不謬也。依此類推，他所設立的其他工廠，不必多贅。

游俠作風妙語如珠

前面偶而提到陶老闆當仁不讓，見義勇爲，都是一筆帶過。以下再舉個實例，作爲這篇文章的結尾，藉供方家一粲，也

看出陶老闆的游俠一面。

又是二十多年前，有一回，在股東常會開會季節，有一位陶子厚所支援的公司負責人，手持財務報表，準備向陶老闆報告營業成績。那天恰好本人在座。他先向來人問話：「來幹什麼。」對方說：「最近想開股東會，先向掌櫃報告一下，一年來財務狀況。」他卻倒過來問：「有沒有賣鴉片嗎啡？」對方必恭必敬說：「沒有。」又問：「有沒有賣手鎗？」對方仍答說：「沒有。」於是他接著說：「既未賣鴉片、手鎗，好了，不必報告了，回去吧！」對方如何想，我全不知道，我卻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人家一本正經來報告，他卻開玩笑似的問話，真不可思議。也許在他心想，我拿錢給你幫助，而非投資，好壞不管，用不著來報告。請問，這種行爲算不算司馬遷筆下的游俠作風。

在好早以前，同鄉朱德生先生結婚，新郎個頭很高，新娘長的也不矮。典禮進行時，敦請陶老闆上台來賓致詞。開頭中規中矩，中間卻穿插了一段不登大雅的麻將語彙：「新郎、新娘一般高，今天晚上雙龍抱，男的喜歡嵌當五，女的願意摸二條。」好在喜事，百無禁忌。不過，也只

有瘋瘋癲癲的陶子厚，當著男女老少來賓，講得出口。連筆者楊槩這段事實，都斟酌再三，最後，爲了忠實報導，也爲了傳神，只好照錄。

還有，凡是商場朋友結婚，多半都請陶公證婚或擔當總提調。結婚場面，不管巨細，他都要過問，不滿意，還大發脾氣。在他所訂結婚服務人員中，「招待」應改稱「迎賓」，並專設「糾儀」人員。糾儀人員要糾正新郎步入禮台前，站定之後，要向後轉，立定注目，面迎新娘，迨新娘踏著進行曲到達禮台與新郎同一位置時，新郎再向後轉，與新娘一面對證婚人。同時要有男童手托飾物盤，經糾儀送請證婚人鑑定後，才可交換飾物。同時在儀式最後，謝證婚人一鞠躬，緊接著不可喊證婚人「退」，應喊證婚人請回座。理由，軍隊打敗戰，都不准報導「退卻」而稱「轉進」，況莊嚴結婚典禮，怎可喊「退」，退到那裡也不說明，豈不荒唐。一般喜宴，主桌只有一桌、新人坐首席、證婚人、介紹人以及尊長反而陪席，陶先生認爲這是大不敬，不可如此。主桌要兩桌、其一，證婚人、介紹人、尊長等由兩造主婚人陪客。其二，新人、伴娘、伴郎、花

童、姊妹、同學等一桌。長幼有序，各不拘束，豈不得體。我們內政部社教司，早該請我們陶公爲顧問，才不至於「禮失求諸野」，讀者賢明，以爲然否。

朋友婚喪熱心幫忙

紅白事一樣，白事也不例外，不管你是名流或是凡夫，只要他認識，有無計聞，他一定到，嘗說：「紅事不接喜帖，可以不去，因爲主婚人或當事人都活著，既不想給喜帖，就可以不去。白事，喪家不一定知道逝者跟你有無關係，所以不接計聞，也該到。」陶子厚所受的正規教育，可能小學還未畢業。可是他的見解，他的學問，遠超過一般受高等教育的學者，的確不同凡響。民國七十年，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所長高造都教授病逝，在其生前逝世後，不論籌劃創設文化事業或會計教育獎助學基金，以及治喪事宜等，都有陶子厚參與。會後多半都由他作東小酌。其中一次，有項迺光、關大成等鄉賢與本人同車赴宴。酒過三巡，大家主張，應找執筆人，替高造都先生寫篤行狀。我們陶老闆不二話，自告奮勇，願意代勞。可見他的文筆也有相當功力。嗣後爲鄭重計，另邀李

大木先生與本人合撰，再由陶公督印完成。於開甲公祭時，分贈來賓，用爲流芳。記得還有一次王森先生過世，王森僅是買他所建公寓買主，並無深交。在醫院剛嚥氣不久，他就到了。爲了王森喪事，該土葬抑火葬，與孫日昇先生兩個人對吵不休。本人趕到後，他們還在吵，我說：「這是醫院，公共場所呀！喪家老婆孩子尚未問到你們，你們卻各有主張！」可見他的古道熱腸個性，表露無遺。這絕不是西瓜靠大邊，完全俠義行爲。這種人物，委實不多。

筆者嘗同情生意人跑酒家，花錢找酒

女，來發洩洩鳥氣。自古士農工商，總是把商壓在最下面。「商」介乎黎民百姓，過去，官總是欺壓百姓，「衙門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別進來。」白天受氣，晚上大爺有錢找刺激自我平衡，否則受氣容易生病。陶老闆不一定上酒家，但是常願意請客是事實。愚見，多少也有找平衡的作用。記得也在二十多年前，他邀約幾位財經官員餐敘，其中有吳祺芳司長在內。那天，他僅穿一件破毛衣來作主人。大家問他，貴工廠織毛衣，賣毛衣，爲什麼自己卻穿一件露肘的破毛衣？言外之意，

對客人不敬，他這才恍然，公司在聚豐園對面，怕誤點，忘記穿上衣就走過來，口稱「失禮，失禮。」說完了接著邊喝酒邊高論，目無餘子，好像忘卻他是主人。不過他會調節氣氛，中間再請吳祺芳講笑話，來沖淡情緒，這位吳司座是黃色笑話大王，便將蔣緯國將軍的笑話翻版說：「有位鄉下孕婦到醫院檢查，醫生叫她把褲子脫掉，」孕婦說：「你先脫，我再脫。」大家會心一笑，忘卻陶老闆罵人。於是談笑風生，大家輪流講笑話。酒醉飯飽，最後皆大歡喜。這也是陶老闆另一種人生哲學。

布衣王侯自成一格

古人詠竹：「虛心異眾草，勁節逾凡木。」陶子厚先生，有虛懷若谷的心情，有接受指點的雅量，才能學富五車；也有權衡是非的頭腦，有排除利誘的宏觀，才能進退有度。是一位異眾草，有勁節的布衣王侯，是一位有膽識，講道義的游俠人物。可惜駕鶴西去，再也聽不到看不到他的音容笑貌。謹錄先賢范仲淹語：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用爲仰止。